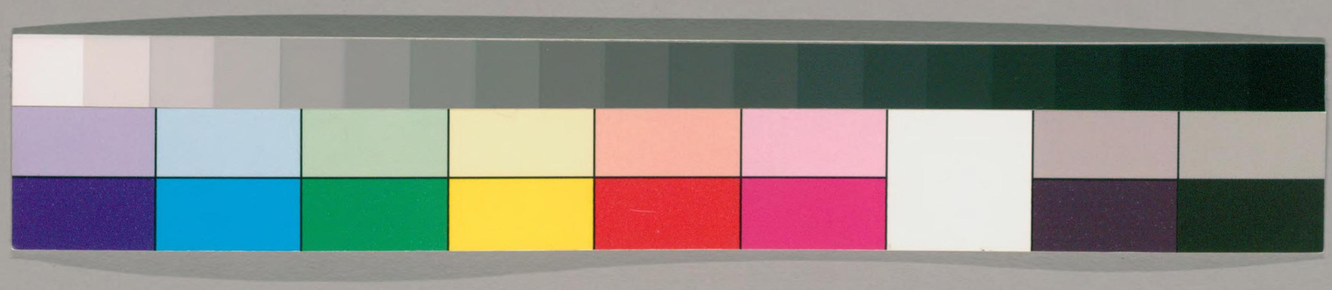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日本外史卷之五

新田氏前記

楠氏

北畠氏　菊池氏　名和氏
児島氏　上居氏　得能氏

外史氏曰。余修將門之史。至於平治承久之際。未嘗不舍筆而嘆也。嗚呼世道之變。名實之不相副。一至於此歟。古之所謂武臣者。勤王云爾。如源氏平氏。莫不皆然。至於平治之後。乘綱維之弛。以逞鴟梟之欲。有暴悍無忌者焉。有雄猜睚眦者焉。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所爲不同而其蔑王憲營私利一耳然猶有可言曰王族也將家也至於北條氏以將門屬隷而坐制朝廷天下之事不復忍言也且夫承久之事孰曲孰直筆而傳之者皆出北條氏盛時今安考信焉況君臣之際寧可較曲直也乃指斥馮怒極其凌辱視萬乘之尊不啻如狐豚嗚呼八州生民誰不被先王之遺澤當時所謂武士者忸其豢養供其使嗾雖名位族望遠出其右者奔走驅馳甘爲之役之不暇氣類所名習以爲常豈可勝言哉即

848
178

稱爲公卿者平時趨蹌朝廷之上取天子之爵秩以驕天下而及於此際未嘗畫一策以救危難袖手傍觀以聽其所爲是曷尤於武人耶雖時勢有所未可君德有所未洽以致乎此禍而亦臣子之罪矣自是以來百餘年間廢立黜陟一仰其處分而朝廷蹙蹙如被束縛至於窺其顏色以爲憂喜何其甚也余聞後鳥羽上皇之徙隱岐也因石窟縛屋纔庇風雨十有九年乃崩盖父子三帝隔絶千里各居窮海終天不得相見是其心何嘗一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忘北條氏哉則元弘之事萬不可已也而其勤王之功余以楠氏爲第一微楠氏則西狩之駕吾見其與承久歸一轍而止而已何哉彼北條氏雖失於政其權力有更甚焉藉累世之威而加積弱之餘百萬虎狼隨其指呼魚咻中國莫之或攖天下方以承久爲戒重踵屏息莫敢言勤王之事而楠公獨以眇眇之軀唱義其間當其衝路挫其爪牙以鼓舞四方義士之氣使之一時踵起殄戮元惡於斧鉞之下報列聖之深仇雪累世之大耻天下

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公爲之倡焉能至此是烏知非天生斯人以匡濟世道哉後之論者或有比之唐張巡者巡戴全盛之唐室拒狂胡之偏師有二顏爲之先有許遠爲之助而不過遮蔽江淮守城致死以公視之勢之難易功之大小豈可同日而語也要之位不滿其器莫能展其才而終能以躬殉國靖獻先王餘烈所及不獨其子孫自公卿自將士各執弓箭以勤王事槩皆聞楠氏之風而起者也嗚呼如楠氏者眞

可謂不愧武臣之名矣。余故叙楠氏之事。以繼源平氏云。

楠氏。本姓橘氏。出於敏達天皇。天皇曾孫曰諸兄。爲左大臣。賜姓橘。橘氏後裔。或降在民間。其居河内者。以楠爲氏。楠氏始著於後醍醐天皇之時云。

天皇於後鳥羽爲玄孫。後鳥羽二子順徳土御門二帝。並爲北條氏所徙。以崩。後嵯峨帝以土御門之皇子。爲北條氏所立。而常痛先帝之蒙塵。欲踆時報之。而後深草帝龜山相繼即位。皆帝之子也。帝

謂後深草優柔不足與有爲。而愛龜山有英氣。可以繼其志。故遺詔龜山之後。永承皇統。故後宇多又立其皇孫。承其後。後宇多上皇遺大納言藤原定房。責其再違遺詔。乃立上皇皇子。實後二條帝。遂建兩統更立之議。及帝崩。又立後伏見之弟。時後宇多次子尊治。幼有英質。龜山上皇奇之。遺定房。諭北條氏而立之。是爲後醍醐天皇。當天皇之時。北條高時失政。其家宰長崎高資等恣權。將士

離心。多背叛者。天皇陰謀乘是時。討滅之。乃厲精求治。置記錄所。親聽訟訴。與大納言藤原資朝。右少辨藤原俊基等謀。稍延攬豪傑。置酒款語。破禮節。結歡心。目曰無禮講。美濃人。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二人力鬬不克。自殺。高時聞之。遣兵來執資朝俊基。帝因賜誓書。事得寢。乃釋俊基。流資朝。而帝志益銳。與皇子護良謀。收結南都叡山僧徒。高時又覺之。捕僧圓觀等。再執俊基。遂與宰高資。定議。欲廢帝。如承久故事。遣二階堂貞藤。潛兵西上。夜至六波羅。府將北條時益。得高時書。未發封也。帝諜知之。乃用護良計。御鑾輿。逃之南都。使大納言藤原師賢服袞衣。詐稱帝。赴叡山。僧徒大喜來聚。一夕得萬人。而仲時時益謂帝猶在宮中也。遣兵索之。不獲。則收大納言藤原宣房等四人而去。以萬人攻叡山。護良等。擊卻之。而僧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知帝非眞悉散去當是時帝在笠置山仲時時益聞之遣兵來攻未至帝下詔四方赴難莫復應命者帝憂迫適夢紫宸殿南有大樹樹下設虛位二童子來垂泣白曰天下無地容陛下獨有此座而已既覺自念文木從南楠當有姓楠人出扶朕以定禍難因召山僧訪之曰地方豪傑豈有姓楠者乎對曰金剛山之西有楠正成者焉正成之父嘗憂無子與其妻禱於志貴山而生焉少字多聞長以材武名嘗平土寇以功爲兵衛尉帝曰是也使

中納言藤原藤房往召正成正成即決意赴之從藤房詣行在帝使藤房言曰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座問計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舉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藏相摸較於智乎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挫折變其志陛下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拜辭還實元弘元年八月也正成於是城于赤坂將以奉乘輿焉而賊兵已圍行在三河人足助重範善拒備後人櫻山茲俊起兵

應之。高時乃遣北條貞直。足利尊氏等。六十三將。以武藏相摸等。五州兵十餘萬騎西上。未至而笠置陷。重範被擒。錦織俊政。石川義純死之。帝與藤房。奉神器逃。於是貞直等諸軍。徑赴赤阪城。城纔成。取農粟。充糧焉。兵僅五百人。正成分其三百。以弟正季。族和田正遠將之。出城草山。而竢東軍。東軍至。望見其城。可方百餘步。乃憫笑曰。此可隻手掀耳。爭下馬肉薄攻之。正成令士卒齊射。立斃千餘人。東兵沮卻。卸甲且息。而伏兵自左右起。正成

以二百騎。闢門突出。三面合擊。東軍大驚擾亂。弃器械而走。旦日東軍分爲二。一備伏。一圍城。正成豫築複垣。繩懸其外垣。敵蟻附焉。乃斷繩。敵與垣俱墜。乃投大石巨材。殺七百餘人。居四五日。東軍修攻具。蒙楯而進。鐵鉤鉤垣。垣殆崩。正成令城兵。人執長柄杓。沃沸湯。敵焦爛而退。東兵於是築營環城。爲持久計。而城內餘五日食。正成謂衆曰。吾先天下。舉大事。固不圖生。雖然。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也。吾今佯死。敵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

是全軀以亾敵之術也。衆曰。善。乃鑿坑塡尸。以薪蔽之。乘風雨。夜稍稍逃出。入金剛山。留一人誡曰。度我遠而舉火。火起。敵爭上城。見坑中積尸。謂正成既死也。引兵東去。使湯淺定佛代守其城。櫻山氏兵聞之。潰散。茲俊自殺。賊執帝于宇治。奉于平等院。遂欲徙之六波羅。帝令備行幸儀。乃往。賊乃立後伏見帝子量仁。即位。實光嚴帝。請帝傳神器。弗聽。請帝削髮。又弗聽。每旦沐浴。拜皇祖。如常禮。賊畏憚之。僧良忠謀奪帝。不成。二年。二月。高時徙帝于隱岐。其禮比承久頗厚。參議源忠顯。嬪藤原氏從。而賊將佐佐木高氏等。以兵三千護送。由山陽道。兒嶋高德又謀奪之。復不成。

兒嶋氏。本三宅氏。世居備前兒島。兒島範長者。爲備後守。子高德稱備後三郎。帝之在笠置也。範長高德欲赴援。聞笠置陷。楠氏敗。乃止。已而聞帝西遷。高德謂其衆曰。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見義不爲。無勇也。盍要奪駕以舉義。衆奮從之。伏舟阪山而待。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

乃間道至杉坂則已過矣衆乃散去高德悵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帝有所言而不得間於是夜入帝館白櫻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旦日護兵聚視不能讀也乃奏之帝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帝至隱岐居國府島高時遥令隱岐守護佐佐木清高將兵監護焉又流藤房以下公卿六人殺藤原俊基等四人藤原資朝在佐渡其子國光自京師赴省父父已爲本間三郎者所殺國光夜斬三郎而去高時

遂流皇子尊良宗良恒良殺恒性獨第三子兵部卿護良逃奔吉野於是四方無復勤王之師矣四月正成出金剛山以五百騎攻赤阪城城將湯淺定佛徵糧於紀伊正成遮奪之充苞以甲使三百人荷至城下別分兵追之城兵望見謂敵且奪我糧也閉門納之三百人取甲於苞而甲吶喊起鬬正成奪門而入定佛不知所爲乃降正成并其兵將七百騎徇河内和泉悉下之比及渡部得二千人進陣于天王寺北條氏自徙天子謂天下無復

足虞也。及正成起則大驚。六波羅二帥遣隅田遍倫。高橋宗康將五千騎擊之。正成分兵爲四隊伏其三隊而以羸兵一隊。扼溝渡部橋而陣。敵望見易之。輒競渡。羸兵佯走。敵追北過天王寺。陷於伏。急麾兵卻我兵疾擊乘之。敵兵郤走。不可復制。爭橋而溺者無數。京師爲之謠曰。渡部之川。墜橋決田。二帥愧之。更命宇都宮公綱。以紀清兩黨五百騎代赴。正成族和田某請逆戰曰。我已勝五千。何有於五百。正成默然。良久曰。勝敗之機。在離同。不在衆寡。公綱素負勇名。而以寡兵承敗。其將士同心於死可知也。我藉使克之。能無失亡。吾受大任。前途甚遠。而首傷我士。後誰爲我用者。吾將不戰而屈之也。遂拔營而去。公綱代營焉。既夜。望四面皆炬火。漸多漸近。乃不釋甲而待者三晝夜。兩黨俱。請歸曰。楠氏兵日加也。公綱乃引歸。正成復軍天王寺。數出躍兵。令軍中。禁鹵掠。遠近歸心。多來屬者。正成威振京畿。寺竈藏有上宮太子讖文。正成請僧發視之。文有曰。當人皇九十五代。天下一亂。

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吞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日。西鳥來食東魚。海內歸一。三年如猱猴者掠天下。三十餘年。大凶變歸一元。正成指而諭衆曰。所謂九十五代非今上耶。東魚乃高時。而爲西鳥所食。則終歸族滅耳。日沒西天三百七十日。上之復辟。蓋在明春。諸君勗之。衆皆奮勵。當是時。皇子護良起兵據吉野。又諭赤松則村勤王。八月。則村起兵播磨。於是京畿警聞。交至鎌倉。高時乃徵東北三道大發兵。以子時治族高直大臣貞藤將之。

而宰高資監焉。西擊正成等。正成相金剛山之千窟城之城。挾山帶谿。周圍一里。高數百仞。中有五泉。雖旱不涸。造槽蓄之。養以黃土。雨則引屋瀝於槽。乃使別將守赤坂。而自徙金剛山。三年二月。東兵自三道上。分爲三軍。攻金剛山。及吉野赤坂。赤坂城兵力拒。殺傷過當。賊絶其水道。城遂陷。吉野受圍七日乃陷。吉野赤阪既陷。關東三軍皆萃于金剛山。而西南諸道兵應高時徵者。亦會焉。稱八十萬。合勢攻正成。正成以千餘人拒之。賊兵四面

仰攻。呼聲動天地。正成令士卒。投大石。隨亂射之。無復虛箭。軍監高資令十二史記死傷。三晝夜不閣筆。乃令諸軍勿復薄城。時大旱。賊火箭射城。正成以機注水。使不能焚。賊將高直議曰。蕞爾山巔。不容有水。得非乘夜出汲乎。前攻赤坂。絕水而克。此計可襲也。遣名越某。將三千人。栅守東溪。久之。毋出汲者。正成瞰其倦怠。夜出兵。擊走之。奪其幟而還。旦日。樹之壁上。呼曰。此名越公所贈。有公徽號焉。我無所用。願奉還之。名越慙恚。舉族薄城。城上豫橫懸大木。及敵薄而發之。因射斃四千餘人。賊益畏憚。休戰。築長圍環守。城兵困之。正成乃作藁人數十。被以甲冑。夜列城下。兵伏其後。乘曉霧大鬨。賊相告曰。城兵窮蹙。出戰也。舉軍競進。我兵頗發矢。輒退入城。而敵集於藁人。則巨石已碎其頭。立死五百餘人。賊不敢復薄城也。三月。高時遣使者。督促諸將進攻。諸將合議。命工造雲梯。長二十丈。跨壑架壁。銳兵六千。欲緣乘城。正成令投大炬。唧筒注油。以燒雲梯。烟焰噴起。賊兵前後喧騰。

梯遂中斷。陷營焚死者數千人。諸道豪傑望正成之風。多應官軍者。護良又命大和土寇。絶敵糧道。敵兵多逃亡。敵中有新田義貞。請護良令稱病東歸。謀攻鎌倉。於是六波羅二帥。又遣宇都宮公綱。以千餘人來援。急攻拔笏。鑿城址。正成應機拒之。敵竟弗能拔。北條氏以天下多勤王者。慮帝逃出。戒佐佐木清高益嚴防備。而清高族義綱守中門。竊謀脫帝。未敢發。一夜宮女傳帝旨。賜酒守兵。義綱因白曰。上未聞之乎。楠正成據金剛山。舉義兵。

高時以百萬兵攻之。三閱月不能拔也。播磨備前伊豫將士。並起應之。或謀迎駕。或窺京師。是皇運將回之秋也。而如聞高時兒惧。陰謀不良。上宜急艤千波港。幸出雲伯耆之間。臣佯追而從之。事必濟矣。帝不輒信。因賜其宮女以察之。義綱志益固。帝乃令先往出雲。誘其族人來迎。義綱往。爲族鹽冶高貞所拘留。帝以其久不返。遂決意夜僞稱嬪御。與源忠顯徒行逃出。叩一民家。問港所在。主人熟視帝狀貌。知非常人也。乃負帝至港。託諸舟人。

舟人亦有感喜色忠顯告以實揚帆而南天明顧見數十艘近則清高也舟人伏帝與忠顯於船底覆以鰲魚而坐其上清高來索舟人曰何索曰先帝逃矣舟人曰果有是事嚮京裝者二人乘船發港因指曰在彼清高赴之帝遂達名和港依名和氏

名和氏本村上氏世居伯耆者名和承久之役有名和行秋者焉與孫行高從官軍事敗奪邑行高四子長高長重長生氏高皆有武幹帝至名和港令忠顯登岸問途人豪族可倚者答以長高忠顯乃踵其家家方宴忠顯直入傳部長高未答長重進曰人之所重名而已矣今忝受帝者自托事無成否皆足以揚大名於天下長高乃決意計奉帝子船上山令長重等五人擐甲走迎帝跪御舟傍帝欣然長重被薦于甲背負帝登山藉木葉進食長高欲移倉粟于山募村民能運一擔者賞錢五百一日致五千餘石乃盡燒其宅率百五十騎以護行在因樹植栅列屋爲垣氏高造布旗數百煤印

近國諸豪章識。張之山上。明日清高以兵三千。自山前後來攻。望見旗章。不敢進。我兵藪林而射。射殺一將。敵八百騎乃來降。清高在山後。未之知也。更兵急攻。會日且入。大雷雨。長重長生乘而疾擊。擠賊于谷。鏖千餘人。清高單舸逃去。帝授長高左衛門尉。兼伯耆守。賜名長年。子弟拜官有差。義綱高貞以千餘騎至。山陰山陽豪族。來屬數十姓。而兒島高德從備前往。帝令高德等從源忠顯攻六波羅。長年子義高初應高時徵。圍金剛山。聞長年

應官軍。拔歸。亦從忠顯忠顯行收兵得三萬人。遇但馬守護大田守延。擁皇子恒良來會。合兵軍于峰堂。僧良忠軍男山。赤松則村軍山崎。皆奉兵部卿護良令。與敵山僧徒約。將裂力入京師。而忠顯欲專功。獨進敗走。守延死之。高德義高留而力戰。忠顯在峰堂。恇怯不安。欲卻軍避敵。使使召還高德等。高德切諫止之。自以三百騎守七條橋。備敵夜襲。夜半顧望峰堂。炬火稍熾。乃恚而還。遇丹後人荻野朝忠曰。大將逃矣。高德往視其營。則錦幟

仆地。鎧裝狼藉。高德取錦幟。追及朝忠。收潰兵。守
高山寺。高時聞金剛山久不拔。遣足利尊氏。名越
高家助攻。率萬騎至京師。忠顯則村破殺高家。尊
氏家聲素著。得新帝密旨。欲犯行在。意持兩端。比
及丹波。聞高家敗死。乃屬官軍。返攻京師。將士競
附之。獨高德不欲附。與朝忠別由若狹路入京師。
五月。從諸將圍六波羅。結城親光出降。忠顯恐金
剛山賊兵解圍來救也。急攻之。伯耆出雲兵。聯車
數十輛。積以屋材。傅城火之。城兵逃亡相踵。二帥

遂東走死近江。而金剛山之圍。始解矣。捷報伯耆。
天皇議還闕。親筮之。遇師之蒙。曰。大君有命。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乃決議。二十三日。車駕發名和氏。
長年帶劍侍右。百官戎服。至播磨。得新田氏捷報。
高時已伏誅矣。正成乃以七千騎。迎謁于兵庫。天
皇親勞之曰。今日之事。皆汝忠戰所致。正成曰。不
賴陛下威靈。臣安得脫重圍。再覩天日哉。詔使正
成先驅。歸闕。廢新帝而復位。於是。大索賊餘黨。詔
以藤原師基爲太宰帥。討鎮西探題北條英時。未

發菊池氏與少貳氏大友氏並馳使報鎮西之捷
菊池氏本藤原氏其先政則者防元寇有功及子
則隆賜肥後菊池郡世襲後十餘世曰武時是歲
三月武時與少貳貞經大友貞宗謀應官軍謀泄
北條英時在太宰府召武時武時欲先發使使少
貳大友約期貞宗依違不答貞經亦聞京師官軍
數失利也遂斬其使送首於英時武時大怒曰吾
誤矣與此奴輩謀事奴輩不在吾寧不能戰乎乃
以百餘騎發過櫛田祠前馬俄不前武時曰何物

牛鬼敢沮義兵顧射其龕馬輒前前攻英時戰薫
門外克之前逼內城英時將自殺會貞經貞宗以
六千騎來救武時乃遣歸長子武重自與次子四
人進戰死之已而貞經貞宗聞京師平金剛山圍
解則悔合議攻陷探題府殺英時長門探題府亦
爲土居得能氏所攻陷
土居得能氏皆出於河野氏河野與兒島同姓世
著於伊豫承久時河野通信者死王事其族子分
爲兩家曰土居曰得能及元弘時有土居通治得

能通言。皆勇毅好義。是歲二月。並起兵應官軍。畧地土佐。長門。探題北條時直以兵艦三百來攻。通治。通言逆戰星岡。大敗之。四國兵多來屬焉。乃艤于今治。欲東攻六波羅。聞金剛山圍解。車駕歸關。則徃兵庫。謁焉。時直既爲二人所敗。走歸英時。英時已死。則從小貳島津氏而降。於是天下大定。而金剛山潰兵。聚舩若寺。猶數萬人。正成與源定平。將幾兵攻之。時治。高直。貞藤。高資。公綱等六十人率衆降。皆處斬。獨公綱以特旨宥罪。建武元年。帝論賞戰功。以正成爲攝津河内守護。名和長年爲因幡伯耆守護。正成任撿非遣使。左衛門尉。特與長年。並直決斷所。聽斷訟獄。令天下休兵務農。武人領邑。安堵如故。帝以京師之復爲足利氏之功也。歸關之日。首超擢之。至是又管四大國。尊氏猶缺望。陰有異心。帝以高時邑自奉。以泰家邑賜皇子護良。以貞直邑賜三位局。三位局。卽嬪藤原氏。有殊寵。內謁漸行。時諸皇子皆復故。而恒良爲藤原氏所生。又生成良。義良。意害護良。尊氏潛與合

謀遂搆陷之當是時帝寖倦政足利氏資望獨盛新田氏亞之正成以下充驅使而已是歲春北條憲法作亂據飯盛山赤橋重時起伊豫正成討憲法土居得能氏討重時纔平之而帝游宴自如益徵珍異鹽冶高貞獻千里馬帝出觀之以爲祥瑞也藤原藤房諫曰天馬毋用於平世近日賞罰無信工役繁興文臣內諛武臣外怨而姦雄窺釁其間天馬之出焉知非亂兆哉帝變色入藤房驟諫弗聽遂舍官遁去帝驚使追之不及二年春藤原

公宗結北條氏餘黨陰謀大逆名和長年等奉詔誅之夏北條時行等作亂關東攻陷鎌倉帝命尊氏往平之尊氏遂據鎌倉反帝震怒冬遂詔菊池武重等諸將從新田義貞東伐尊氏正成與名和長年居守京師直義距箱根之險武重時爲肥後守以其兵先登仰攻卻敵追北陣山腹諸軍乃繼進而別軍攻竹下敗退大友貞宗鹽冶高貞叛降足利氏諸軍崩潰武重以四百騎扶義貞而西赤松則村等並起應尊氏帝賜天馬於使者召還義

貞。天馬途斃。延元元年。正月。尊氏直義入犯京師。
正成以兵五千。守宇治。名和長年與源忠顯結城
親光。以二千守勢多。皆受制於新田氏。新田氏先
失大渡山崎之守。尊氏乃入京師。結城親光佯降。
欲刺尊氏。不成而死。帝幸叡山。正成聞之。徑赴行
在。名和長年欲。視宮闕而行。還入京師。賊軍塡
塞。長年十七戰。而至大內。則諸殿已爲賊兵所毀。
長年下馬向闕伏泣久之。終赴行在。信濃人勅使
河原景在大渡。未知帝所之。謂其二子曰。吾仁朝
之臣。何顏事逆臣哉。亦還京師。自殺于羅城門。賊
焚宮闕。進據園城寺。以逼叡山。山徒英憲祐覺等。
贊拒守之計。祐覺又受詔。以舟七百艘。泛湖迎北
畠氏兵。入援。

北畠氏。姓源。出於具平親王。世爲名卿。及元弘時。
有顯家焉。帝復位。以從三位參議拜陸奥守。與父
親房。奉義良親王。出鎭東邊。結城宗廣世居陸奥。
與其子親光。先歸官軍。於是。受命副顯家。顯家年
甫十七。固辭。乃詔曰。文武不可岐。貴賤掌軍。古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制也。顯家赴任東邊無虞。尋任鎮守府將軍。及帝討足利尊氏。詔顯家會軍。顯家至鎌倉。則尊氏業已西矣。顯家并程追之。東北兵爭附顯家。凡五萬人。至近江。攻六角氏賴觀音寺城。拔之。斬首五百級。遂至藪山。諸將因會議戰或欲速襲之。正成等然之。即夜顯家與諸將攻破圍城寺。新田義貞遂復京師。而夜爲賊所邀襲。敗還。尊氏復入。當是時。諸道賊軍悉聚京師。凡數十萬人。而官軍不滿十萬。諸將分將之。復攻京師。兵各可二萬。正成將五百騎軍于糺林。縱火于出雲路。尊氏令上杉憲顯足利高經等。以東國騎兵五萬來衝擊之。正成隊造楯數百。鈕而聯之。自蔽以射賊。卻輒縱騎乘之。賊辟易逃走。顯家義貞遂擊走尊氏。而日暮。義貞欲留陣京中。正成徃說之曰。今日我軍克而少所獲。以寡兵屯京中。囪掠四散。盡前日之敗。使敵復振。後難爲力也。我且引還。養銳再舉。以驅敵於數百里外。是全勝之策也。義貞然之。乃皆退陣阪本。尊氏收諸軍復入京師。正成素蓄一卒善泣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旦日。教其卒。與僧數人。行物色原隰。賊兵問故。輒泣曰。昨日之戰。七將皆沒。將獲尸葬之。尊氏聞而大喜曰。彼戰勝而退。有以也。乃索義貞正成首。獲稍肖者。梟之。以示衆。其夜正成遣卒數千。執炬北走。纍纍不絕。尊氏軍望見。謂官軍喪其將領而潰去也。急分其兵。四出要擊。在者不復設備。正成與諸將。合兵夜發。昧爽。直薄尊氏軍。縱火鼓譟。尊氏軍。大潰而走。委甲蔽野。官軍不甚追。賊前者顧後者。以爲追兵也。往往自殺。死亡大半。二月。尊氏

直義。走于湊川。官軍追擊。卿直義。戰于豐島。勝敗未決。正成後至。遶出敵後。直義不戰而走。會土居通治。得能通言。以舟師來援。擊破賊先鋒大友貞宗兵。復擊走直義。尊氏終令赤松則村守播磨。而航海走鎮西。菊池武敏武重弟也。時在肥後。聞少貳賴尚發兵迎尊氏也。將三千人。追之。至水木渡。賴尚已濟。餘衆待舟。武敏擊殲之。遂攻少貳貞經于內山。斬之。遂與尊氏戰于鞆濱。有叛降者。武敏敗。歸菊池城。城壽陽武敏逃匿山中。於是九國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附尊氏。尊氏之西也。正成欲窮追之。義貞遷延。及三月。乃發。攻赤松則村于白旗城。城固不拔。義貞弟義助說之曰。嚮楠氏據金剛山。北條氏舉天下兵。攻之。不克。竭力一城。而顧失天下。君盍監焉。聞尊氏已并九國。且東上。君宜分兵圍城。而急拔舟阪。以徇山陽。義貞乃令義助攻舟阪。舟阪賊兵。據險不下。初尊氏犯闕。山陽皆應之。獨兒島高德。以孤軍。攻福山城。不克。其兵連叛。乃逃三石山。及聞義助攻舟坂則喜。遣間使告曰。三石之南。有間道。可以出舟阪之背。吾起兵于熊山。使賊分兵。公則一軍由間道夾攻之。必拔舟阪。舟阪拔則西國無不服者矣。義助大喜。與約期。先期一夜。高德與父範長。上熊山。倉卒不及聚族人。兵僅二百。天明。舟阪賊。果分三千人。七道來攻。高德防戰重傷。終奮擊走賊兵。而義助潛軍出賊後。遂拔舟阪。遣一將。據福山。赤松則村馳使告尊氏曰。白旗城陷。則公雖有衆。莫所用之。尊氏乃大舉東上。水陸並進。福山城陷。義助引兵退。菊池武重殿之。賊舟師上陸。

陣西川尻。高德聞之。欲合於義助。踰山而東。創劇。範長訣之僧寺。以八十餘人東走。會義貞已釋白旗。圍赤松氏兵三百騎。見範長過。呼曰。敗卒盍釋甲降。範長笑曰。鄉尊氏百方招我。我輒毀其書。投火。今曷降汝輩哉。潰其陣出。賊傳呼敗卒過。士兵群起。範長悉以其兵所餘者六人。曰。悔我不舉族來。乃伏。又死。賊軍乘勝而進。義貞軍兵庫。飛書告急。朝廷震動。時北畠顯家已歸鎮京師。兵寡。帝命正成往援。義貞正成奏曰。尊氏新舉九國而來。其鋒甚銳。我以疲兵搏鬬。無他奇道。其敗必矣。爲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還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內。絕其糧道。則賊兵日散。我兵日聚。於是夾而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義貞之計。蓋亦出此。顧慮人言耳。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廷再計之。諸公卿皆然之。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曰。賊雖衆盛。不過如前役。王師有天命。宜防之外也。帝從之。正成退。謂其子弟曰。事已至此。何必抗議。五月十六日。與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

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内。誡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愼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使我之族隷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以身徇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帝所嘗賜寶刀授之。訣別。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涕而去。正成乃至兵庫。慰勉義貞。訣飲終夜。當是時。尊氏將水軍。直義將陸軍。

陸軍稱五十萬。正成率手兵七百。陣于湊川。以當之。義貞以三萬騎。陣于和田嶺。以扼水軍。水軍先鋒過而東。義貞拔軍循之。而尊氏全軍。已上和田嶺矣。正成顧謂正季曰。我腹背受敵。不可遁也。先破前者。而後接背者。如何。正季曰。然。於是。兄弟並突入陸軍。七離七遭。欲獲直義。直義馬傷而墮。我兵無及。有一敵將。遮鬬而逸之。尊氏亦分兵來援。包我軍後。正成兄弟回馬當之。血戰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不欲

生乃走入湊川北民舍。坐釋鎧。身被十一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爲。曰。願七生人間。以殺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耦刺而死。正成年四十三。宗族十六人。從士五十餘人。悉死之。菊池武重在義貞軍。使弟武吉來視湊川戰狀。會正成且死。不忍去。亦死之。義貞敗退。尊氏入京師。送正成首於河内。一家聚哭。正行起入室。其母屠尾而鬪之。則執父所授刀。將自殺。母徑入奪刀而泣曰。女何惑焉。乃父之遺歸汝。豈教女自殺也。女卿遺命。歸來告我。而女先忘之。惡能仕王事。正行大悟。自是以討國賊復父讐爲志。常與兒童嬉戲。爲馳逐狀。曰。追足利也。楠氏族黨多死湊川。而河内紀伊之間。猶有義故存者。皆思戴正行。當是時。天子避賊於叡山。名和菊池土居得能氏皆從義貞扞禦。源忠顯戰沒。官軍遂出攻京師。路人指名和長年曰。正成忠顯等既死。獨有此人及戰大敗。長年退至大宮巷。自閉後門。與二百人力戰死。尊氏佯降。請帝還闕。菊池武重等從之。皇子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良走遠江。懷良走大和。義貞以詔奉皇太子恒良。及尊良親王之北國。土居通治。得能通言等。從之。通言與族通繩殿會大雪。至鹽津。迷失道。適値賊兵。將士凍飢不能操兵。三百人皆植刀于地。伏之。自貫而死。通治與諸將守金崎城。城陷。力戰自殺。尊良薨。太子被虜入京師。帝之還闕也。尊氏已擁立新帝之弟。是爲北朝光明帝。請帝傳神器焉。帝弗聽。尊氏囚帝于花山院。殺從行者僧祐覺等。拘執其餘。獨三條景繁得待。景繁潛進計。逃幸大和。

帝夜服婦人衣。由壞墻出。扶上馬。景繁荷神器從。夜方黑。逢赤電照路。比曉。達宂生。遣景繁論吉野僧宗信。宗信嘗助將軍護良者。於是。先衆來迎。正行聞而大喜。與從弟和田正朝等。馳赴之。護駕入吉野。河内紀伊將士。相踵來衛。官軍復振。帝思正成死王事。追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叙正行正四位下。爲帶刀。遂襲父官。任檢非違使左衛門尉。爭河内守。於是。建行官于吉野。號令四方。先是。菊池武重從帝被拘。候守者懈。逃歸據菊池。帝因拜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子懷良爲征西將軍赴菊池大館氏明亦逃如伊豫土居通治子通卿得能通言子彈正迎而起兵。北畠顯家弟顯信亦起兵於伊勢而顯家討國内叛者據鹽山明年秋顯家欲入援行在得結城宗廣等兵奉義良親王軍白河關兵來屬者數萬人。進與尊氏子義詮相距利根川齋藤實永亂流先渡全軍繼之水激於西岸賊兵漂溺敗走顯家追北攻義詮於鎌倉走之三年春與宗良親王合兵。偕赴京師賊兵大起擁後顯家回戰于青野原破

之聞尊氏遣高師泰來迎乃轉出伊勢師泰尾擊顯家回戰于雲津川破之至南都結城宗廣曰避敵於行宮不若攘賊於王城顯家從之逢賊兵逆擊顯家敗走乃使兩親王赴行宮自收敗兵軍安倍野五月高師直來襲顯家與二十餘騎衝圍而死名和義高死之宗廣走歸吉野師直遂圍顯信於男山顯信善拒出擊少利賊縱火登城城兵擊走之已而糧竭潰圍走河内帝初遣廷臣將兵救顯信又諭北國將士援之義貞欲驟赴援兒島高

德從在軍中。說曰。前日之敗。以賊絕我糧道。今無
若遣數千人據敵山。取糧北陸。而時出擾京師。是
深根固蒂之策也。請貽書山徒焉。義貞從之。山徒
肯之。義貞遣義助赴之。望見山火。逡巡而去。尋義
貞戰死。結城宗廣請及顯家餘威未盡。收東邊兵。
帝令宗良親王先發。至遠江待之。遂以顯信襲兄
官職。與親房及宗廣奉義良親王。海路赴任。遇颶
於天龍洋。舟四散。親房抵常陸。宗廣至安濃津。顯
信與義良親王抵筱島。宗廣病死。四年三月。顯信

奉親王歸吉野。先是。皇太子及成良親王皆爲
氏所鴆弒。乃立義良爲皇太子。八月。帝獲疾大漸。
乃遺詔曰。朕憾不滅國賊。平天下。雖埋骨於此。魂
魄常望北闕。後人其體朕志。竭力討賊。不者。非吾
子孫。非吾臣屬。按劍而崩。帝既崩。群臣氣沮。欲逃
散。僧宗信力言止之。已而正行與正朝率兵二千
來衛。衆情大安。於是相與俱奉太子。拜神器。卽位。
是爲後村上天皇。頒先帝遺詔於四方。改國元年。
春。土居通卿得能彈正等。奏請得一將帥。會新田

義助戰敗。與兒島高德等。來詣吉野。因諮義助。赴伊豫。無幾何。病死。高德等逃歸備前。五月。賊將細川賴春來攻河江。通卿彈正推金谷經氏爲將。舟師赴救。値賊海上。戰不利。轉攻鞆城。據之。拒賊十餘日。聞賴春已陷河江。將攻世田。勸經氏赦之。選死士三百。選凶日而發。與賊七千。戰於千町原。盡亡其卒。與經氏等十七騎。潰圍走備後。自是。西南官軍不振。是歲。北畠顯信居伯河。親房居小田。賊將高師冬以大兵來攻。親房請援於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宗廣臨死遺言討賊。而親朝送款於尊氏。以故不輒援。數月。城將出降。親房走保關城。親房從子顯時。保大寶城。賊陳二城間。父子數出力戰。而城且陷。親房間使告顯信。使率親朝子弟來救。親朝擁之不遣。四年春。親房手書切諭。親朝弗聽。遂降賊。親房走歸吉野。自是東北官軍不振。顯信留居陸奥。於是四方勤王之師。所在耗散。而足利氏勢威擅天下。正行在金剛山。漸侵畿故。時出兵攝津。縱火挑賊。賊正平二年。秋。尊氏令細

川顯氏將三千騎來攻未至金剛山七里止舍聞正行且攻箭尾城也欲竢其離山而絶其後正行諜知之以七百人行火聚落爲向箭尾而還伏于譽田林敵望火起輙趨山下亂隊疾馳過林遇伏起大駭敗走退守天王寺山名時氏以六千騎來援軍于住吉正行曰先破時氏則顯氏不戰而走分兵二千爲五隊進向住吉時氏分兵當之正行視北軍塵起曰敵陳四處而衆倍於我我不可分兵也乃復合五隊爲一疾行擊時氏麾下時氏被

創走歸顯氏顯氏軍亂走過渡部溺者無數京畿震駭正行援溺卒五百人與衣甲禮而遣之多願留仕者正行遂進逼京師尊氏大懼乃發二十餘州兵以高師直紗諸將帥以擊正行正行與弟正時率諸宗族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嘗以微力挫強賊以安先帝宸憂及天下再亂逆賊四襲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内囑以收合餘燼報復國讐臣年已壯矣而稟性羸弱常念不及今力戰以有待之身罹無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之疾。上爲不忠之臣。下爲不孝之子。而今賊渠帥大舉來犯。是眞臣効命之秋也。非臣獲彼首。則授臣首於彼。臣生死決於今日。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隆資入奏。帝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殺賊勢。甚慰朕心。朕深嘉女世忠。今賊悉銳而來。眞安危之決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從宜。朕以女爲股肱。女其自愛。正行俯伏垂泣而出。辭訣後醍醐帝廟。題族黨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廟壁。然後上途。帝使隆資援之。明年正月。北軍至四條畷。分爲五隊。四隊在前。左右相向。而師直中軍遙居其後。兵凡八萬騎。正行使隆資綴賊前軍。而自將三千騎直指其中軍。賊前隊馳而遮之。正行以先鋒擊破而過。賊隊又至。與我後軍戰。我後軍終敗走。正行不顧。以三百騎直前。賊將細川清氏。仁木賴章等。更進遮鬬。正行盡破之。乃聚其騎馬皆重傷。乃舍馬踞隴而餉。賊衆環視。不敢迫。開其走路。皆合於中軍。正行餉畢。起謂衆曰。必與師直決死。進衝其中堅。我兵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軍披靡。正行進。逼師直。師直臣僞稱師直死。正行大喜。拋首于空。而手承者二。軍士有告其實者。正行投頭于地。蹴且罵曰。唉。汝亦無雙國賊矣。已而曰。其勇可嘉也。自斷袖裹首。置隴上。復進索師直。望見其幟。欲追之。正朝曰。彼騎我步。不可及也。不若佯走誘之。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楯以北。師直不肯追。令其裨將以數百騎尾擊之。正行大呼返戰。追走復逼師直。相去數歩而我兵自晨至晡。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正行注目於師直。勉衆前進。敵連射之。正行身被箭如蝟。乃呼曰。已矣。勿爲賊所獲。與正時相刺。北向而斃。年二十二。餘兵皆自刃。駢斃。和田賢秀。正朝弟也。獨混敵卒。伺擊師直。楠氏卒湯淺者。降在賊軍。識見賢秀。從後斬之。賢秀瞋眼視湯淺。湯淺懼。後獲疾死。正朝欲還奏狀。有一賊呼曰。忍獨亾乎。正朝笑而返之。賊輒走。如此者數。賊數騎至。正朝遂死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賊軍進犯行宮。帝逃入穴生。賊縱火索之。正行弟左衛門尉正儀出兵於石川。與高師泰相

持師直則不敢深入引兵而去四年畠山國清來代師泰正儀益堅守五年足利直義與尊氏有隙乃來降朝議納爲大將國清等附之六年詔正儀助直義擊尊氏京師走之已而直義叛去遂走關東尊氏欲往擊之而恐楠氏窺後也則使子義詮佯降請帝歸闕帝知其情亦佯許之尊氏乃東七年正月正儀與族和田正忠等將兵七千奉乘輿軍于男山兒島高德時削髮來在吉野奉密詔往促東北諸將拜宗良親王爲征東將軍使並來援

北畠顯能顯信弟也爲伊勢守舉兵數千先來援自鳥羽入正儀正忠將五千人夜涉桂川至大宮黎明賊將細川顯氏來迎我兵圍擊斬其從子八郎細川賴春繼至巷戰正儀接楯爲梯升屋下射賊兵卻縱騎乘之賴春馬驚而墜正忠兵槍刺殺之義詮遂走近江帝使人取北朝三帝置軍中當是時將軍宗良率新田氏族擊尊氏於武藏不利義詮得兵三萬返陣東山顯能三退其陣賊軍進攻男山帝名正儀正忠等拒戰正忠年十六入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曰。建武以來。臣族類大半爲此賊所殺。今日之戰。公討國賊。私復家仇。不斬其一將。不復還謁。與正儀合兵三千。據荒坂。細川清氏。土岐康貞。以六千騎仰攻。康貞有驍名。先衆而進。正忠揮雜刀斬之。乃還謁。遂與正儀。距更科。不利。左兵衛督藤原康長夜襲敗賊營。而賊圍男山益密。正儀正忠受詔還河内。聚兵夾攻。會正忠疾作暴卒。正儀未發。賊急犯行在。帝擐甲上馬。潰圍南走。賊兵追之甚急。藤原隆資以下三百餘人死之。箭及御鎧。藤原康長力戰。得達吉野。委神鏡於路。名和長生收之而返。將軍宗良及新田桃井氏。自東北土居。得能氏。自西南。並入援。聞男山陷。皆返。是役也。賊將山名時氏有功而無賞。怒而來降。足利直冬亦降。請攻京師。詔令諸將助攻。十一月。正儀等擊賊將佐佐木秀綱于渡部。敗之。八年。六月。諸軍攻京師。正儀以弓手五百挑戰。時氏繼之。遂擊走義詮。時氏等以兵寡引還。十年。直冬時氏復發兵擊尊氏。走之。正儀時氏與義詮戰于播磨。糧盡引還。是歲。將軍

宗良與仁科足助諸族起兵少應者北畠顯信爲結城氏所攻走歸吉野遂西走依菊池武光武光亦武重弟也及武重死嗣紹其衆屢討賊黨大友少貳氏十三年武光討一色直氏于筑前大克之大友氏時少貳賴尚等皆降武光時尊氏既死義詮遣兵助氏時賴尚擊武光武光方討畠山國久于日向氏時據高碕絶其歸途武光不顧進攻國久走之乃還氏時不敢要擊十四年賴尚以兵六萬來攻武光發八千人奉將軍懷良夾筑後河而陣武光以銳兵先涉賴尚卻保大原武光夜遣子武政等潛兵因河水亂軍聲以襲之獲賴尚二子因大戰懷良被創北畠顯信等死之武光身先士卒馬傷胄裂斬一敵將奪其馬與曾復進竟大破之西南官軍復振賊將畠山國清建議大舉滅楠氏以奪官軍根本正儀與和泉守和田正武詣行宮奏曰聞國清舉關東之甲已至京師矣而臣知其莫能爲也兵道有三曰天時地利人和明歲大將軍星在西而彼自東來違天時也我所居負山

帶河。形勢深阻。毋論千窟之圍。爾後敵五來。皆敗。違地利也。國清借公營私。爲等儕所嫉。違人和也。三者皆違。雖有百萬。何能爲。請徙御金剛山。臣等距石川。使別將出龍門。時出輕兵。出沒散合。使敵不知我所在。東兵慄悍。氣屈而退。退卽追之。必大克。帝從之。明年春正儀等修平岩箭尾龍泉三城。益樓堞。張形勢。而自居于赤坂。義詮國清合兵三十萬入犯。軍于筒山。以逼楠氏。以一軍自龍門入。大納言藤原隆俊擊克之。賊更兵來攻。隆俊大敗走。帝遣將軍興良援之。興良叛。應義詮。燒行宮。據銀嵩。帝令前關白藤原師基討走之。龍泉城將措疑兵而退。賊不敢追。至五十餘日。乃攻取之。遂攻陷平岩箭尾。合軍圍赤坂。正儀欲退守金剛山。正武曰。子知鼠乎。見人則竄。世將笑曰。南人抗天下。而鼠鬬而已。何不一戰以挫賊鋒。然後退。爲未晩也。乃選三百人。約以暗號。夜出。斫結城氏營。大戰不克而入。令衆唱號。坐作。有四敵卒雜焉。捕斬之。乃與正儀退入金剛山。賊軍引還。正儀正武出。絶

渡部橋。攻譽田城。國清復來攻。又退入山。會國清與仁木義長相惡。賊中大騷。我兵爭起。國清東歸。正儀攻水速城。拔之。官軍乘勝。連下諸城。義長來降。帝北幸住吉。詔征東將軍宗良。發兵入援。以岐蘇早雪。不果。十五年。征西將軍懷良與菊池武光。以兵三千。出宰府。小貳賴尚。大友氏時。與松浦黨謀。夾攻武光。武光縱反間。因襲松浦軍。敗之。賴尚等亦走。去歲之役。賊將赤松光範有功。而佐佐木道譽譖之。奪其攝津守護。國人憤怨。正儀正武伺知之。九月。以兵五百。出軍于天神林。佐佐木秀詮與弟氏詮。以千餘騎渡神崎橋。正儀等使人行呼曰。南軍自西來矣。秀詮聞之。回馬西嚮。徑田。單列而行。正儀遣輕卒三百。夾射之。賊兵爭徑欲還。正儀正武薄擊走之。斬秀詮。氏詮溺水者二百餘人。正儀援之。給衣遣歸。山名清氏亦與道譽惡。遂來降。奏曰。義詮兵西拒山名時氏。東拒仁木義長。臣請乘虛復京師。帝諮之正儀。正儀對曰。王師嘗攻京師。五得而五失。今苟欲得之。臣一人力可辨。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假清氏爲。獨病復失之耳。行宮君臣皆戀故都。遂
令正儀與清氏共攻京師。義詮不戰而走。未幾。義
長敗。時氏退。而義詮軍振。欲犯行宮。絶我軍後。我
軍留京師。二十六日而還。清氏戰死。讚岐四國悉
叛。正儀正武議曰。近日之勢。不可坐視。須一戰以
振諸國官軍氣也。八月。以騎八百。土兵數千。軍神
崎株瀨二處。賊分兵阻水拒之。正儀等張篝火其
營。而潛兵涉三國渡。繞出賊背。賊謂北軍來援也。
天明。顧視其旗。皆菊水者。楠氏號也。而大驚
潰去。正儀正武進拔赤松氏一城。火兵庫而還。於
是北畠顯能與仁木義長。並略伊勢。菊池武光略
筑紫。義詮遣足利氏經。充鎮西探題。武光使弟武
義。族重經。將兵逆擊之。武義傷走。重經更進。斬少
貳賴資。武光繼至。軍于豐後府。擊走氏經。十九年。
大內弘世以周防長門叛降義詮。并厚東氏邑。厚
東怒。降於武光。與弘世戰。豐後走之。已而武光病
卒。子武政襲肥後守。山名時氏。仁木義長。亦降義
詮。官軍不振。二十三年。天皇崩。皇太子寬成即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是爲長慶天皇。天皇建德二年。賊將細川賴之大舉入寇。和田正武率楠氏族。堅守諸城。賊軍引還。文中二年。細川氏春復入寇。大納言藤原隆俊死之。天皇讓位於皇太弟熙成。是爲後龜山天皇。天皇幼聰敏。人冀興復。而楠氏衰。國勢日削。義詮既死。子義滿嗣。勢益張。我將士多叛降北朝。紀伊諸城陷。三年。關東賊兵屢攻征東將軍宗良於信濃。宗良不能拒。走歸吉野。東北無復官軍。征西將軍懷良猶依菊池氏。保守一隅。先是。明主朱元璋使

使來征西府。以其書辭無禮。却不納。明主更貽書於北朝。北朝納之。以征西府梗其往來。遣今川貞世。探題來攻菊池武政與其子武朝。相繼拒戰。屢克之。已而懷良與武政武朝。前後皆病卒。西南無復官軍。於是義滿專圖楠氏。天授四年。遣山名氏清等入寇。楠氏族橋本正時。神宮正種等力拒。不克而退。六年。和田正武病卒。弘和二年。正儀亦卒。當是時。官軍所保。獨金剛山一城而已。元中九年。義滿使畠山義深。將數千騎來攻金剛山。四絶

糧道。城兵麾數十人。飢不能戰。賊急薄之。城兵逃走。匿十津川。自正成築城焉。凡六十年。乃爲賊兵所陷。義滿乃使大內義弘來講和議。約傳神器於北朝。則兩紀更立。遂許之。是年冬。遂備法駕。發吉野。御于大覺寺。以父子禮。授神器于後小松帝。後七年。義弘揚兵於和泉。擊足利氏。楠正秀以兵百餘屬之。正秀者。盃正儀子也。菊池氏北畠氏餘孽亦來屬焉。戰賊散歸。後十三年。後小松禪位後龜山皇子。當立。足利氏乃立後小松皇子。是爲稱光帝。楠氏及北畠氏訴之。欲如約。足利氏弗聽。則亟起兵。足利氏約帝後當傳於南朝皇子。乃止兵。及稱光崩。無嗣。足利氏復索北朝皇族立之。後龜山天皇之子曰小倉者。自京師走伊勢。依北畠氏。起兵戰敗。講和歸京師。削髮入萬壽寺。後十餘年。歲癸亥。足利氏內亂。楠二郎收南國兵。得三百人。奉萬壽寺金藏主者爲主。分兵爲二隊。二郎自將一隊。而越智某將一隊。夜入大內。取三神器。內侍鏡爲東門衛士所奪。寶劍遺于清水寺側。獨擁神

璽。據叡山中堂。足利氏管領畠山基國遣兵來攻。二郎與越智皆戰死。金藏主自殺。二郎者。不詳其所出也。二郎殘兵。以神璽奉後醍醐帝曾孫某。保吉野。歲戊寅。赤松氏遺臣二人。詐來仕。弑皇曾孫。從者追殺一人。其一人遂奪璽而去。先是後村上天皇子泰成生圓胤。爲圓滿院僧正。蓄髮。更名義有。癸亥之難。楠二郎之弟某。奉義有。起兵據八幡。迎擊畠山氏兵。大破之。細川氏來攻。楠氏不利。退入紀伊。據湯淺城。歲丙寅。畠山氏將游佐來攻。楠氏又擊破之。丁卯。冬。游佐復聚兵來攻。城終陷。義有遇害。楠某死之。楠氏之事。終於此。毋復所覩。名和。兒島。土居。得能氏。盖先楠氏而亡。後楠氏而存者。菊池。北畠氏。菊池氏數世。至義宗者。乃亡。北畠氏十餘世。至具教者。乃亡。此二氏者。自楠氏衰。皆降足利氏。或曰。楠正儀亦降足利氏。盖有深謀焉。史乘散佚。不可考信。要之。正成宗族。與後醍醐皇統相爲終始。楠氏亡而後二百餘年。權中納言源光國立石于湊川。題曰。嗚呼。忠臣楠氏之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外史氏曰。余數往來攝播間。訪所謂櫻井驛者。得之山崎路一小村耳。過者或不省其爲驛址。嘗經足利織豐數氏。世故變移。道里驛程。從輒改耳。余於是低回不能去。顧望金剛山嶷立雲際。想見公舉義之秋。及其子孫據以扞護王室也。觀公詰行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值遇。以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回天日於既墜。何其壯也。公聚北條氏精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

利之屬擣其空虛。以殪其渠魁。帝之復辟。醻爵仆職。宜以公爲首。而纔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及足利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爲重。公特充編裨。供其驅使。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大捷。殆致俘馘者。非自公之策耶。嚮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哉。然觀其臨死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天下之不可爲。而猶留其子孫。以衛天子。其設心雖古

848
178

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守其遺訓。護正紗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防四海寇賊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舉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漸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盖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世之論中興諸將。尚視其資望大小。而不深揆其實。亦與當時之見等耳。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共伐。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扶正閣雖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庵傳數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日本外史卷之五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